

吕永超 著

岁月凭证



青海

出版社

吕永超散文随笔选

岁月凭证

sui yue ping zheng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石文学/樊建国主编.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1.11

ISBN 7-225-01770-5

I. 黄… II. 樊…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湖北 - 黄石市 - 当代 IV. 1218.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34825 号

黄石文学丛书·岁月凭证 吕永超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编: 810001)
(电话: 6143426)

新华书店经销

黄石市精美图印公司印刷

(电话: 0714-6358360 6354595 邮编: 435002)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1.4 字数: 229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1000 定价: 24.80 元

书号: ISBN 7-225-01770-5/I · 39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情感链接

故乡的滋味	3
乡音	6
岁月凭证（外一章）	9
体验田野	13
秋收散记	17
细爹	19
舅舅	21
父亲	23
母亲	28
潇潇雨中忆嫦娥	34
沙枣的回味	36
姐姐	39
为父者	41

2 岁月凭证

小女与雏鸡	43
瓦尔边山的八亩地	46
我当“特保”二、三年	49
重访单身宿舍	52
雪落大地老师来	55
生命在雪时	58
冬日暖融融	61
洪先生的故事	64
无名草	67
并非最后的挽歌	70
灵魂不死	73
纷纷清明雨	76
丰碑	79
平平淡淡的王时香	82
闯荡人生	85
船长，我的航标	89
吴老三没说醉话	92
城里有个姑娘叫舒宁	95
小人物纪事	98
绿豆稀饭	107
永不丢失	110
第四棵梧桐树	113
没有缝补的书包	116
吃苕琐记	118
贺卡情愫	120
描摹春天	123

苦尽甜来	126
一段情缘共斟酌	129

生活点击

戏说男人	143
戏说女人	145
人和仆人	147
好与坏	150
玩扑克	153
钓鱼	156
听歌	158
坐在舞池边思考	160
初游商海	163
我帮朋友看鱼摊	166
理发	168
井	170
路	174
想起无字碑	177
会心不在远	180
单身出游	183
残忍	186
秋蛩永夜绕床鸣	189
朋友的心里世界	192
魂会归来	195
父亲的脸色	197

4 岁月凭证

四岁的联想	200
沉思俯瞰	202
守住自己	205
咀嚼压抑	208
渴盼静寂	210
没有双休日	212
欣赏人生	214
驴马说	216
黄石话的魅力	219
看女士把酒	222
酒是什么东西	225
过年	228
嗟叹世事忆拜年	235
领悟幸福	239

文化散墨

遥想陶渊明	243
忆野菊	246
与书有关的事情	249
今天的高度缘于昨天的铺垫	257
为遂爱愿假荒诞	260
你应走出“扁”的区域	262
文实心诚	265
拥抱网络文学	270
黄石小说园里的一朵奇葩	272

独对生命的情感珍藏	275
欣赏人生,雕刻岁月	281
铭记感动	284
惜春	287
月望	290
观梅	293
音乐依旧	295
春语(外二章)	298
重温等待(外三章)	301
七月街景(外二篇)	306
秋日私语	309
秋天二章	312
灵魂的家园	314
夕阳景致二题	316
今日燕来飞	318
千岛湖漫笔(三章)	321
美食笔记	324
散文、随笔断想	340
 后记	 345
 附录	
廖美泉《读吕永超》	347
曾纪鑫《生命的感悟》	352

情感链接

往事
泡在隔年的眼睛里
情感总是在无人的时候
浓浓淡淡
袭人

故乡的滋味

在每次梦魂萦绕中，在每声紫燕呢喃中，我都在咀嚼着故乡。咀嚼一次，我就回到故乡一次了。

朗月总是给我种下故乡的梦幻。梦幻到底是什么？台湾有位诗人说它是乡愁——“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对我则不是。月亮升起，乡情愈浓。老爹的烟杆上，停歇了一只萤火虫，童稚的欢笑簇拥着，先辈们的辉煌历史在我的心中一页页地串成线装书；奶奶的纺线车在另一端，也牵出长长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总是“从前”，而结尾则会采撷到金秋的柑桔，并由此掰出一瓣瓣成熟的黄昏。乡村中的一切说啥也不会令人烦躁。那佝偻的形象，罗圈的步履，老槐树下的牛粪，都是一本书。夜晚，归来的儿子，都拥有一盏不眠的窗口……

我该回到故乡了。

去年春耕时，我真的回家了。我没有翘着二郎腿静候在老屋，而是跟着叔父牵着黄牛，踩着弥漫淳朴馨香的泥土，走进田野，听播种的唰唰声，牛鞭一响，带一

串故乡的采茶戏，人便醉成满眼春花。此时我便想起奶奶讲的一个故事：一个男孩跪在地上，穿着红夹袄，双手捧着一把蒲公英伞，鼓满的腮帮一瘪，那纯洁的飞毛便带着渴望升入天空。

今天，我不正是那长大的男孩？！随着粗犷的臂膊一闪一动，一粒金黄色种籽，带着我深沉的爱和童年的梦幻划一道弧线便坠入泥土。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只觉得天空好净朗，原野风是那样的清醇。鸟鸣，牛哞，早已把我在城市中积累的忧郁的思乡曲调过滤得干干净净。我是在一种美好的音韵中漫游，在空灵漫妙之中轻舞，在一片明朗自由的世界里翱翔。这不是在耕种。我仿佛是坐在青黛如玉的船中。牛走得稳沉，船也沉稳地向身后荡去。我还有什么烦恼呢？此情此景，有说不出的诗情画意。

有情歌响起。

那是一群担着种籽的女子款款而来。她们曾经和我一样有蒲公英般梦幻，如今梦已成真。那情歌抒发的一半是献给爱之所归的土地，另一半正结成枝头的蓓蕾，等待迎亲唢呐响起的那天豁然开放。

有牧笛响起。

那是山场上的牧童，骑在牛背上，笛孔里涌出野腥膻味的情调，洋洋洒洒。把故乡四月的自信，写在每个父老兄弟姐妹的脸上。

这样的一天，真是神情欢愉。还有何心情去回味坎坷的人生？！我已醉入妩媚了，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借那位台湾诗人的情怀来抒发对故乡土地忠实的爱：

一直在盼着一段美丽的爱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把你舍弃
流浪的途中我不断寻觅
却没料到，回首之时
年轻你，你未稍离。

1993/1/25

乡 音

像无法选择血缘和亲生父母一样，我无法拒绝乡音对我的哺育。

我的故乡是武穴市。自我喊第一声亲娘起，父母兄妹、邻居街坊，便把乡音原汁原味地传授给我，并影响着我。在今天看来，乡音于我是炊烟袅袅的黄昏里母亲一声长一声短的叫唤，是酷暑炎热的香樟树下老爷爷回肠荡气的“楚腔”，是和父老乡亲对饮时的豪言壮语，是与外商“套磁”时的磕磕巴巴，是“8”与“发”的邪（谐）音，是“棺材”变“官财”的滑稽……

人是会离开自己的故乡的，人也会因环境而改变自己的乡音。但是，人对家乡话那一份特殊的感情，却无论到何时何地也是磨灭不了的。

坦率地说，我的家乡话在外人听来并不动听悦耳，它既没有吴侬细语的缠绵悱恻，也不像北京话的拿腔拿调，更不如普通话的抑扬顿挫。它发音不准，牙缝轻启之后，“世、是、示、私、师、诗”如出一辙；它频率很快，口形未变之中，一段话没有标点，没有停顿便

直泻而出；它老土、掉渣子，把自行车说成是“钢丝车”，把姑娘称作“假儿”（假小子之意）。

我是十七岁离开故乡的。为了交际和新生活的需要，我不得不用新的方言或普通话替代乡音。但是，在与人对谈之时，总有多音脱口而出，引得别人掩口而笑，我并不脸红。我知道这是自己难以割舍对家乡话的那份融入血液的固执情感。曾记得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士避让不及把我撞倒了。我怒目圆睁。但是当他用浓重的乡音把“对不起”说出之后，我顿感一种难以名状的亲切与温暖。我怒气全消，分手一笑，各奔前程。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外出的地方也多了。对家乡话的那份情感也随之扩大了范围。

我刚来黄石时，觉得当地人讲话好笑。笑他们把“停车”说成“带一脚”，把“坐汽车”称之为“坐qie”。当我把家安置在这儿后，黄石话以当仁不让的姿势对我渗透和同化，时间久了，它与我的心律是那样的合辙合韵。于是，我觉得黄石方言直白、粗犷，同时另有一番大冶谷酒般醇厚的韵味。它也和武穴话一样，在我心头蓬蓬勃勃地长成掌故传说、散文、童话和诗歌，让我久读不厌。

1996年7月，我在金陵旅馆干部管理学院进修的间隙，和外地同学作伴游名胜莫愁湖。面对田田荷叶，一湖碧水，我默念着王昌龄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忽然间，真的有黄石方言从荷叶深入飘来，我的心中立即产生了“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惊异之间，

一艘脚踏游船从荷叶丛中冒出，上面坐着两男两女，谈天说地，笑声不断，黄石话萦绕耳畔。我站在岸边，激动地朝他们高喊：“老乡，老乡！……”

前几年，我有幸在澳门住了几天，整天耳边是听不懂的英语、葡语和同样听不懂的粤语。面前走动的虽然大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却无法用语言沟通，只能靠手势和眼神传达着各自的思想。我十分孤独，尽管朋友安排周到，但是沉重的失落感让我忧郁寡欢。无奈之中，打开电视，忽然听到耳熟能详的普通话，忽觉心头盈满一片月光，可以触摸，可以聆听，温馨如水，悠扬如歌。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我，使我在富足而美丽的异乡一刻也不愿再住下去了。

至此，我恍然大悟，人对乡音的那种特殊而执着的感情，其实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爱恋啊！

由此，我理解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痛切；理解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凄楚；理解了“无端一夜空阶雨，滴破思乡万里心”的情愫！

尽管与周围的世界相比，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还不富足丰腴，尽管我对此也时有不满之意。但是我却不愿在外人，尤其是优于我们的外面人，指责它的不是，“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血浓于水，我们怎能忘了根本？！

我热爱我的乡音，乡音是我的秉性气质，是我的人格基因；是父亲对我的规劝训斥，是母亲对我的慈爱呵护……

岁月凭证（外一章）

人的记忆，是和一定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因了事物，记忆就显得真实可靠；物是人非，日子久了，记忆就会模糊，让人不踏实而惶惑。

今年回家过春节时，我和大弟弟结伴在老家四处转悠。与其说是欣赏如诗如画的家乡，不如说是在搜寻岁月的凭证。大弟在长春，我在黄石，是无法和老家朝夕相处了，兄弟俩象这样在一起的机会几年才一次。我们在一座叫塔水桥的桥前停了下来。

大弟弟的眼睛发亮，满怀深情地说：“哥，你记得吗？读小学时，你总是牵着我从这座桥经过而到达学校的。”

弟弟说的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虽然岁月更迭，但是有塔水桥在，弟弟所讲的仿佛如昨。

塔水桥是一座平板水泥桥，现在已斑驳得不成样子了，护栏上的水泥已脱落，露出的钢筋头已锈成乌黑，桥面已凹凸凹凹，河流已改道，河床里无水，只有黄沙和泥土以及枯萎的杂草。但是，无论怎么陈旧和破烂，